

根

(Roots)

作者：海勒 (Alex Haley)

出版：紐約雙日出版公司 (Doubleday)

頁數：五八七頁

售價：十二·五美元



黃文範譯

——近五年來，我先後在「拾穗」和「書評書目」上
涉譯「新書評介」這一欄，陸陸續續介紹過幾十本書
。通常，每一本書只選譯一位書評家的評介；只有兩
本書我譯了三位書評家的報導，那就是索忍尼辛的「
一九一四年八月」和海勒的「根」。這兩本書都是主
題嚴肅、刻劃深遠、氣魄雄偉，當得起是二十世紀的
世界文學名著而無愧。

「根」書的評介，上期已經介紹過兩篇，讀者印
證本期的第三篇，可以發現書評家的評介，看法各自
不同，而事實敘述上也有出入。例如：作者爲了體驗
運奴船船中的苦痛，親身在底船中睡了一晚，齊麥曼
在本篇中却寫成了「十夜」。

我讀過本書的書摘，覺得它是由黑人所寫的「黑奴額天錄」和「飄」，是一本改變人類觀念的書。海
勒與他的兩本名著，將來如果躋身諾貝爾文學獎之林，我一點兒都不會驚奇。

評介：(三)齊麥曼 (Paul D. Zimmerman)

源遠流長 (In Search of a Heritage)

從黑人的觀點看來，在某一個層次上，「根」書的大部份便是「飄」。可是在歷史嘉年華會的炫麗服裝下，却是一份不同凡響的社會資料，根據了上天入地的搜尋，以及爲了個人與歷史的真實，以莫大熱情賦與了蓬勃的生氣。寫過「麥爾柯姆十世傳」的海勒，已經達成了美籍非洲人不變的夢想。他回溯本身的族系，一直到了西非甘比亞他七代以前所住的小村落；十八世紀時，他的曼卡丁族老外祖父，被人綁架裝船運往美洲爲奴。他報導的是這個男子漢——金根達——的一生，以及他的子子孫孫，一直到海勒自己在綺色佳出世爲止——儘管軟趴趴的文體有點傳統歷史性纏綿故事的味道，却提供了黑人團體移植在奴隸社會中所失落了的價值感。

海勒的家譜敘述混合了事實、虛構、和神話；他在自己家族的長輩中，在西非口口相傳的掌故老頭兒嘴裏，在法院檔案內，海事文件上，以及人口普查的表冊中所不知道的事情，就以自己的創意加以潤色——但却一直參照着歷史的真憑實據進行。這本書就像是從收集的骨骼上，重行拼合成一條大恐龍。他從根達，他女兒凱瑟，她兒子爵奇，孫子堂慕原有的事故，添寫出他們的經歷來，敘述的是數以百萬人計的美國黑人命運。

海勒的觀點偶爾受到過多的、華麗的、十八世紀末小說體的敗壞。（「他跳起身來，抓住凱瑟；她扭着鬆開來，厲聲嚎叫着，他就像帶着狠狠的詛咒，鞭子嘩啪地抽在她頸背上。」）他打算撲滅的神話，自己却不時成了它的受害人，尤其他敘述根達村落中的生活，就像原始的伊甸園，出現了一切的煩惱。他筆下當了奴隸的主角，那口假定是真正的土腔，逼迫得傳達出歷史性的文告時，就弄得叫人發厭，變得使人可笑。（「唔，俺聽人說了，在費城那裏，好多白人大頭頭在開大會，他們管它叫第一屆大陸國會呢。」）對他最近的祖先草率

的處理，寫成了匆匆忙忙並不滿意的結局。

可是海勒故事的熱情，它觀念上的橫掃千軍，以及大部分忽略了的充實素材，使「根」書升高為一種具有社會重要性的事件。本書前半完全為金根達的傳說所獨佔，他的成長、被擄、橫越大西洋的恐怖，和從一個驕傲的人物改變成一個叫「多拜」的農田奴隸。從根達眼裏，我們觀察他變遷的儀式；他如何學到了在月兒、雨中測量自己的生命，如何在青年期歷經四個月的成人訓練，寫得詳細細到了最高點。

「根」書的大部份，都是一種高度條理的通俗人類誌。根達的父親教兒子以堅忍，便帶了他到鄰村走一段險峻的行程；根達也把自己的經驗轉達給弟弟，走一段類似的艱苦途徑。尊嚴、和不露感情，成為成人的證明。關於根達在十七歲時突然遭擄為奴，海勒寫道：「在他心中深處，知道他再也見不到家園了，簡直就覺得在內心中，一種寶貴的、無法挽回的東西在死去。」讀到這裏，這淒幽幽的一節使人心碎。

在南北戰爭以前的各章，一代代的人漸漸死亡，這是它們的控制主題，就像根達緩緩地向奴隸社會中的溫



「根」書作者海勒

順歸服，降低了自己的靈性，以配合那些被擄為奴的弟兄們，他問道：「他已經成了一個別人自稱的『黑鬼』嗎？」我們業已知道奴隸生活的種種切切——大部份出自白人的資料——海勒却使我們「感受」到一個黑人的觀點，是不是根達無力阻止把自己心愛的女兒凱瑟賣走，還是凱瑟在她主子素湯姆色迷迷的懷柔手段下無法可想，他使她生了獨一的兒子「小鷄爵奇」。

在內戰以後的年頭，爵奇的兒子是個鐵匠，名叫毛堂燕，率領着一夥從前的奴隸，遷到了田

納西州的罕寧鎮，本書的族系敘述便稀釋成了一種歷史事件哪、死亡哪、出生哪等等的背誦，而在一九二一年初夏，一個男娃娃的誕生——作者本人——而到了頂點。這種敘述上的衰退和漸漸成了輕率的史料，一定會使很多讀者失望。不過，它也無意中道出了海勒決心「小說化」的至當，這在本書的前面已經有了很多——這種抉擇也一定會使很多專業書評家失望。海勒沒有寫那種在社會上只有小小衝擊力的學術論著，而以最好的判斷力寫出了一枚地震炸彈——這本書的大膽觀念和熾熱筆力，定會接近億萬人民，改變我們對自己的看法。

看上去「根」書註定了要在這個文學季節裏洛陽紙貴。「雙日出版公司」已經印行了二十萬冊精裝本，預料在本書進入行銷過程以前，還會銷售出這個數字的一倍。至於不幾年以前，海勒就已經賣出去的普及本發行權，發行數字一定也會數以百萬冊計。「美國傳播公司」耗資六百萬美元，已經把這一段編年史編成了十二集的電視影集，預定就在今年元月份播出，由年輕的電視影星波敦去金根達這一角。對海勒來說，為這一筆橫財他已準備了十二年，經過多年來為這本書僕僕風塵的演說，才使他在經濟上不致捉襟見肘；這位五十五歲的新聞從業人員，終於定居在比華里山的舒適住宅裏，目前他正在寫一本關於自己「尋『根』究『柢』」的書。

海勒和他的發行人，談到「根」書的虛構成份都很委婉。海勒特別指出他的「擬態」寫作方式，僅限於書中人物的對話、思想和情緒。然而即使對本書草草瀏覽，也顯然看出所虛構的無盡事件，不是摘自個別的歷史，而是出自美國黑人共同經驗的泉源。海勒告訴「新聞周刊」的記者白克說：「『根』書是所有黑人的簡單故事，我們每一個黑人溯本追源，都會找到原住在非洲村落裏的甚麼人，被擄以後，越過重洋，在田莊上工作，一直到歷經內戰，這就是整個種族的族譜。」

海勒還是個小蘿葡頭時，夏天晚上便坐在田州罕寧鎮的門廊上，聽外婆——毛堂慕的女兒——同姑媽、表兄弟談到她們所稱的「非洲人」，那個人名叫根達，在砍木頭做鼓時被人抓走，裝船運走賣為奴隸。她們說，那個非洲人管六絃琴叫「扣」琴，他家那條河叫「堪拜河」。這些個「卡」音詞兒，在幾十年後出現，成為海

勒探索祖先具有決定性的線索。

海勒的寫作生涯始於海岸防衛軍，那時他幹的是新聞組長，忙着替施密士司令草擬演說稿和公共關係的文字。在格林威治村捱過一段「餓得要死的作家」階段後（爲了紀念那一段日子，海勒在他的壁爐上，放着一個沙丁魚罐頭架），一九六二年，他和戴維斯——合著「麥爾柯姆十世傳」——頭一次接受了「花花公子」問問答答的訪問；那本黑人領袖的傳記，成了海勒的暢銷書。一九六四年，海勒經過華府「國家檔案局」時，「根」書呱呱墜地了。

「那時正是許多黑人特別意識到自己在非洲的根源，」他回想道：「有種甚麼力量迫使我進去。」他在一八七〇年北卡州阿曼沙郡的人口普查紀錄上，無意中發現外曾祖父毛堂慕鐵匠，和他兒女的名姓。他說道：「老兄，那真是使人精神抖擻嘛，要看看所有那些我聽說過的人名，這碼子事使我緊緊在心，打從那以後我就沒放鬆過。」

海勒開始訪問聯合國，見到任何非洲國家代表，只要肯聽他說話的人，便同人長談；問他們知不知道金根達曾經用過很多「卡」音字兒的來源何在，有人叫他去見一位比利時語言學家范西那博士，他辨認出這種詞彙是曼丁卡族，在甘比亞某些地區說這種話。在「讀者文摘」董事長華萊斯夫人，讓他每月預支三百美元薪水——以他這本書的連載權作回報——的協助下，一九六六年他旅行到了甘比亞。

他在那裏發現好些村落，都以根達那顯著的一族爲名，還有族內幾個熟識掌故的人，稱爲「遊方唱詞兒的」，他們知道每一個村落過去成百上千年的歷史。在金根達的故居久孚爾村，海勒遇見了一個唱詞的老頭兒胡化那，他敘述了金根達的家族，又告訴海勒，根達在十七歲時離開村子去砍木頭，以後便再也沒有見到。「我坐着，就像是一尊雕刻的石像，」海勒在「根」書最後一章中寫着：「一身的血液似乎都已經凝結了。」當他經過這帶地區時，慶祝的土人都唱着問候：「金先生！金先生！」

海勒這個工作計畫能放手做去以前，又歷經了十年的研究、閱讀、和寫作。爲了要研究根達成了奴隸後的

飄洋過海，海勒受雇在一艘駛往弗州的利比亞貨輪上，他有十天晚上，赤條條躺在貨船中的粗糙木板上，力圖想像出圍繞在他書中主人公的胡言亂語、惡臭氣息、和萬分畏懼。「比起根達所經過的途程來，我那一趟真是絕對的奢侈，」他說道：「不過我終於覺得，我已獲得了一些敘述他受苦受難的權利。」

這次橫越重洋，也是海勒波折途程中的最低點，債務、發行人的不耐煩、十年研究寫成一部可讀稿件這種鍊鐵成金的展望，這些使他有天晚上到了船尾，真想跳到舷外去。「我要做的便是一步跨過船欄就行了，」他說：「那是一項極其秘密的行動，而且相當沒有甚麼苦痛可言，不到第二天早上，不會有一個人曉得。」

家族中幾代人都盼望着他的感覺，使他止住了，在牙買加花了兩年半把書寫完。他說道：「今兒個，我望着這本書，就想像到了一個做媽媽的把小寶寶抱在膝頭上，眼睜睜望着他初初舉步時所有的感受一樣。」

(新聞周刊 76-09-27-46)

李森科的興衰

(The Rise and Fall of T. D. Lysenko)

作者：孟德維杜夫 (Zhores Medvedev)

出版：蘇俄地下出版品

頁數：不詳

售價：不詳

在史達林嚴酷統治時期，他那種古怪的農業計畫，却獲得了實質上幾近無限的支持；他所控制的研究方向，在範圍上却遠遠超出了他的能力——使得蘇俄的遺傳學退步了幾近一代。去年十一月下旬，蘇俄「消息報」在底頁短短的一則消息，遲遲透露了七十八歲的李森科 (Trofim Denisovich Lysenko) 已經逝世；的確，他那難堪的遺澤還太顯明了。一直到現在，蘇俄國內的生物學，才終於從李森科的時代——美國遺傳學

家芮勒稱之爲「近代科學史上最古怪的一章」——恢復過來。

那一章在血淋淋的一九三幾年代伊始，那時，李森科是一位烏克蘭籍的青年植物育種學家，以噱頭式的主張，在蘇俄科學界中躍登龍門：他認爲植物的自然遺傳特性，可以由它們的環境而巧妙加以改變。這種觀念完全與現代遺傳學牴觸。——那就是說，一種生物的基本顏色或者形狀，會以不變的正規，由基因一代代相傳下去（只除開它們受到變異以外）。可是，他這種理論對史達林來說正是迫切需要，傳統的農業科學家在缺乏效率的集體農場上，產量搞不上去，使得他越來越煩惱。李森科這種主張也有一種思想上的吸引力：假如植物的遺傳特性，可以在恰當的環境下予以巧妙的改變，那麼可以假定，對蘇維埃國民也行得通嘛。

李森科在他大名鼎鼎的實驗中，把麥子發芽以前，預先浸泡在冰水裏，宣稱有了奇蹟似的改變：麥苗變成了春麥，成熟得更快，因此可以有更大的收成量。他堅持，在這種方式下，蘇俄人酷寒的極地環境可以種植更多的作物。不過這種「春化處理」在試驗的情況下行得通，大規模實施却失敗了。儘管李森科一口咬定，却没有甚麼先天基因改變的跡象；他只不過育成了可以略略早熟的一代麥種而已。

李森科的行動，却用的是俄皇時代拉斯普丁妖僧的手段。他在一九四八年一次「公開」的科學會議上，請批評家提出意見，他引君入甕，要他們自承墨守古老的「門德爾——摩根」基因論的異端邪說，在史達林批准下，用自己的親信把他們一個個替換。他是國家科學院遺傳研究所所長，禁止一切傳統遺傳學說的實驗；甚至爲了這種研究所使用的果蠅，也加以煮沸消滅掉。

一九六幾年代初，李森科找到了一個新贊助人——黑魯雪夫，他急急於要拼命趕上美國農業，不過李森科的本命星業已黯淡無光了；從西方傳來的消息，在遺傳學上有了莫大的進展。他的令名，也由於蘇俄遺傳學家孟德維杜夫這本地下出版品「李森科的興衰」一書而大受損傷，這本書真憑實據地列出李森科的膺造資料和人物的暗殺。最後，黑魯雪夫下臺——一部分由於他多災多難的農業政策——李森科也垮了。這位一度是在蘇俄農業的太上皇，晚年都在莫斯科附近的一處研究站裏渡過，除開向農民們講講動物肥料的價值外，很少做過比

這更重要的事情。

(時代 76-12-06-55)

希特勒傳

(Adolf Hitler)

作者：杜南 (John Toland)

出版：雙日出版公司 (Doubleday)

頁數：一、〇三五頁

售價：一四・九五美元

評介：莫斯 (Mayo Mohs)

把這本暢銷書的一千多頁集合起來，杜南訪問了好多好多位副官和元帥、秘書和醫師，甚至連「元首」忠心耿耿的司機和座機駕駛員都在內。或許一部分由於這個原因，這本書到處多的是軼聞逸事，少的却是了解。

以一些證人來說，杜南是太可以欺其以方了。本書中記錄了好多事情，而沒有認真疑惑疑惑一下：像吉辛醫師說，他想用過量的古柯鹼謀害希特勒。杜南偏嗜含含糊糊的鷄毛蒜皮事兒，也到了令人厭煩的程度。舉例來說，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，年輕、貧困的希特勒在維也納時的住處，男浴室裏的淋浴設備，都敘述了一分來鐘。然而在大事上，杜南却與紀錄上的離題得沒譜。他斷言在一九四一年，希特勒「在羅馬天主教教會中，依然是名望很高的一員」，而實際在那個時候，希特勒在餐桌的談話中，已在徹底猛烈攻擊天主教的教義了；杜南文字上的主張，並沒有甚麼幫助。希特勒在一九四一年健康不佳的一節，却冠以——萬難相信——濟慈的名句：「呵，你怎能不自在？披堅執銳的武士，你孤零零，更白白蒼蒼懶懶散散？」

那麼，爲甚麼有這麼多美國人，還要再買上一本希特勒的書？或許理由之一，根本是杜南鏗而不舍、打破

閱 讀

- 家裏藏書增加，閒話就會減少。
- 看一本差勁的書，就是失却了看一本好書的機會。

- 要想看書的熱烈願望，總是會創造看書的機會。時常有人這麼說：「我根本沒有時間看書。」這句話多麼荒唐。

- 隨着歲月的增長，大多數人看小說的傾向越來越少……人只有在年輕，對自己非常好奇的時候，才想知道在某些情況下，人們可能會有什麼感受？或者，形形色色的人可能會有什麼舉動？小說家主要滿足的，便是這一種好奇心。

錄自黃文範譯「珠璣語」

沙鍋問到底的精神：不論是一顆氰化物膠囊、一座絞架、或者柏林大火中的一處坑道，他都去探問每一名重要的國社黨人，一直苦追到底。或許，杜南那種直截了當的美國腔調，也有些吸引力，從德文譯就的句子，到處都洋溢着這種吸力（「來呀，史塔夫堡，頭兒在等呢。」）。但是這本書最大的吸引力，定是美國人對本國上一次的、公正的十字軍，以及發動那支大軍所進攻的那個偏執狂人物，具有持久不減的迷惑力。以希特勒本人所體認到的，這戰大戰是十足的華格納歌劇，甚至杜南最沉悶的諸頁中，都遮蔽不了腳本中所充滿了的這種冷酷命運。一次又一次，希特勒躲過了暗殺的炸彈，這就像是天意憤激，除開澈澈底底的最後毀滅外，不讓他有輕易的腐懲。那次大戰中美國人是好人，他們顯然喜歡像杜南的這種作家，把往事向他們提醒提醒。

（時代 76-12-06-68）